

二米饭

平桥区 朱跃杰

朋友,你吃过二米饭吗?也许你会问,“二米饭好吃吗?是哪个地方的美食?”我遗憾地告诉你,“二米饭不是地方美食,也不怎么好吃,是当年我们在部队常吃的一种主粮。”每当提到二米饭,就有一种亲切感,顿觉莫名的滋味涌上心头。

我的家乡信阳,处在南北分界线上,有北国江南,江南北国之称,是著名的鱼米之乡,水稻、小麦是主粮,极少种谷子。我们从小就吃着大米饭长大,对大米饭情有独钟。小米,我们常称之为杂粮,就是在困难时期,我也未曾吃过。对小米的认知,仅仅停留在书本上,小米俗称谷子,古代称为“稷”,这是古人最基本的食物,所谓江山社稷,就源于此。在古老的《诗经·七月》中,就有“黍稷重穆,禾麻荪麦。”描写当时的农作物种植场景。可见黍稷,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农作物。

一九七八年三月,我入伍来到山西临汾某部,我们来自鱼米之乡的五十位战友,组成一个新兵连,开启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。新兵连是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,那时战士们的伙食费用,一天只有区的四角五分;山西又是小米的主产区,部队供应也是以小米为主,小米无疑成为我们的主粮。为改善连队生活条件,也不知从何时起,炊事班战友们发明了二米饭,这比单纯的小米饭,又不知好吃了多少倍,从此就与二米饭结缘。

从河南到山西,从百姓到战士,不仅是地域饮食文化的跨越,也要经受纪律与意志的磨砺。新兵训练体能消耗大,我们那时年轻,本来饭量就以大碗计,一加大训练强度,还未到开饭时刻,就饥肠辘辘;可一进入饭堂,瞅着一桶桶二米饭,就有一种失落的滋味。那时的二米饭,是大米和小米按三七开比例混合,大米只有三成,小米却占七成,且不是当年的新米,都是一些老陈米,这用二米混搭蒸出来的米饭,缺少黏性,一入口,大米嚼碎了,小米却满嘴跑,如同嚼沙子一般,难以下咽。一些战友看着二米饭发呆,这是我们入伍以来,必须要过的第一关。

我们新兵班长是位老兵,河

北张家口人氏,中等个头,体态健壮,说起话来柔中有刚。由于年代久远,他叫什么名字早已忘却,但当年他对我们说的一些话,却句句入耳,铭记在心。在连队饭堂就餐时,他见我们一些新兵,面对二米饭紧锁眉头,有个别战友甚至在背地发牢骚。他就严肃地对我们说“人是铁,饭是钢,这不比在家里任性,这一关都过不去,以后遇到更艰苦的生活,你们如何面对?”一席朴素的语言,使我们顿悟,也使我们感到羞愧,是呀,这一关都过不去,还当什么兵?

“红米饭,南瓜汤,吃野菜,那个也当粮。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,餐餐味道香。”这是一首井冈山时期的歌曲。连队首长揣摸到我们的

心思,利用开饭前集合的契机,领唱这首民歌,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,生活条件极其艰苦,红军主要食物来源,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,红米价格便宜,容易在山区种植,但米粒粗糙,颗粒比较大,吃到嘴里喇嗓子,难以下咽。这首歌描所写的,就是红军在艰苦条件下,面对困难,显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歌,心灵就得到一次洗礼。我们现在吃的二米饭,比先辈们吃的不知强了多少,还有什么理由挑三拣四呢?

一晃近五十年过去了,谷子的品种得到改良,小米也从杂粮,变为餐桌上的新宠,被称为百谷之长。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提高,不但



家乡的河湾地

光山县 蒋志明

在漫天潇潇洒洒飘着稠密雪花的日子,不由得我又深情地想起了阔别已久的老家,想起了家乡那一片广阔无垠的河湾地。

家乡的河湾地里一年四季风景不断,给人耳目一新、一睹为快的感觉。春季,一片片的青菜、笋子等蔬菜遍地开花,放眼望去,真有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的气势。此时,在大多数人家缺少青菜的日子里,老家的乡亲们除自给自足外,尚有大部分五花八门的蔬菜出售到集市上。乡邻们每天早早地备好满满的一架子或一大挑子蔬菜,由于菜的质量上乘,又清洗的非常洁净的缘故,在大小街上都十分畅销。当

然,河湾地旁边的小河功不可没,河水清清,且是流动水源,洗菜是最理想、最方便的地方了,可谓得天独厚。于是,每逢菜洗净后,便今天赶单集,明天赶双集的抢售。绿油油的菜苗,青翠欲滴,平添了人们购买的欲望。

夏季,河湾地里主要种植的是各种瓜果。什么西瓜、甜瓜、南瓜、黄瓜、丝瓜等应有尽有,简直成了一片瓜的海洋。从早到晚,乡民们的身影总出现在各自的瓜地里,干起挑水浇地、施肥、移苗、盘藤等活计更是轻车熟路,水到渠成。

随着一阵阵夏风的劲吹,各种瓜果一天天地成熟起来,同时,瓜

要吃饱,还要吃好,吃出健康。小米兼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人体营养,据说小米还不生糖,是糖尿病人的主打食品,具有药食同源的作用。小米的价值,早在古代就有专门研究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就有记载,小米“治反胃热痢,煮粥食,益丹田补虚损,开肠胃。”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也记载,小米“味咸微寒,无毒,养肾气,去骨痹,热中,意气也。”小米有如此功效,受到当今人们的追崇,甩掉了杂粮的帽子,不但在家庭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,而且登上大雅之堂,在一些宾馆、饭店也受到礼遇;就连久违的二米饭,也改头换面,在餐桌上有自己的位置。

遥忆当年,最难吃的是二米饭,最难忘的也是二米饭。是二米饭给予我们健壮的体魄,给予我们坚强的意志。假使可以穿越,我还想回到军营,再吃一回二米饭啊?

农们的脸上也荡漾着甜蜜的笑容,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喜悦,孩子们的脸上也挂着丝丝顽皮的稚笑,天天缠着大人要各种瓜吃,那种欲望、那种渴盼是如今的孩子们感受不到的。

秋季,河湾地里又是一道道迷人的丰收景象,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像列队的哨兵似的齐刷刷的。风一吹,哗哗啦啦的响成一片,好像轻音乐似的让人陶醉其中。此时,成片成片的萝卜也该上窑了,乡民们看着一堆堆小山似的又青又嫩的大萝卜,心里甜滋滋的,好像看到了一沓沓人民币在向们招手。这一派丰收的景象,是乡民们一季来辛勤劳作和滴滴汗水的结晶。

冬季,大白菜、蒜苗、葱苗等青菜又闪亮登场。趁着大雪尚未飘起的日子,乡民们抢天夺时,把这些蔬菜该卖的卖,该储藏的储藏起来。等到风起云涌、漫天大雪飞舞的时候,乡民们也该歇歇脚休息一阵子了。待来年开春时,又不约而同的纷纷赶赴河湾地,在那里孕育着一个又一个香香甜甜的美梦。

家乡的河湾地啊,你是我童年玩耍的摇篮,放飞理想的最佳去处。家乡的河湾地啊,乡民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为你播种着绿色的种子,收获着沉甸甸的硕果,满怀着金色的希望,阔步迈向新农村建设的康庄大道,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地奋斗着!

信阳市文学院 协办